



浮

器

城上

罗尘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现代都市一代青年的成长、理想、爱情、性与友谊

本书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庸俗的概括，如果我们再偏激一点，我们将看到，它试图描述在城市的上空有一个幽灵，它不断的飘浮，在每个人匆匆而过的身影后，在每张疲惫的面孔后，幽灵宽容而绝望的目睹着一切的发生，它才是本书的唯一主角。

浮 器 , 城 上

罗尘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器,城上 / 罗尘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11

ISBN 978 - 7 - 5396 - 3265 - 0

I .浮… II .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092 号

浮器,城上

罗 尘 著

责任编辑:姚文胜 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

印 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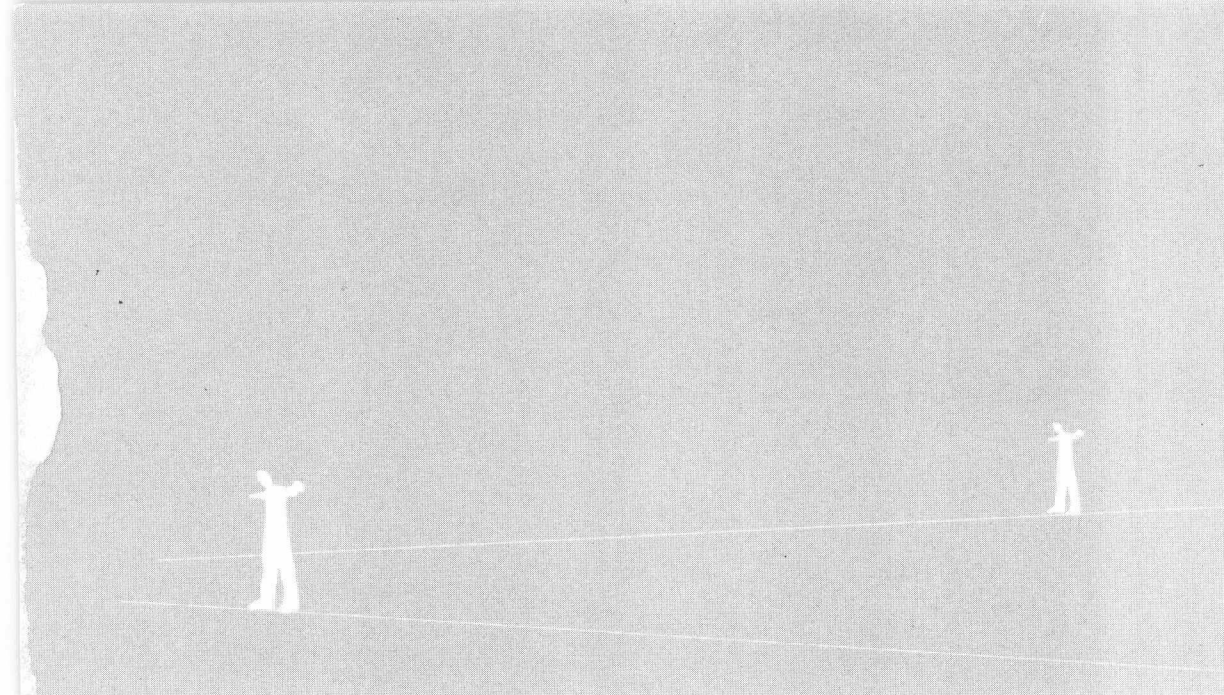
印 数:5,000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265 - 0

定 价:2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麦田里的孤楼 /003

第二章 惊恐后无法修饰的圆 /027

第三章 杀人不见血的刀 /055

第四章 让病毒把我杀死, 杀死 /076

第五章 门的尽头 光的深处 /103

第六章 存在还是不存在 /127

第七章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155

第八章 你的真的就是假的 /178

第九章 红色的雪继续地流 /202

尾 声 /232

后 记 /237

引 子

“我”的话——

1

在你的有生之年,你永远都不会看见我。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如最初时你恋恋不舍地从我身边离去。

2

我只喜欢注视你。因为我答应过要陪你一起老去。
但你却从来不曾看我一眼。
我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我不是天使。

3

起风的时候,我曾经抚摸过你。沙揉进你的眼,我钻进你的心。你把我忘记了。我知道。我不怪你。我早已经习惯了你的品性。

你习惯喃喃自语。你喜欢吵吵闹闹。你只看到你愿意看到的。没关系,这就是你的品性。我了解。



4

在你孩提的时候。

你凝视我的眼神很可爱。你忘记了吧，我就在你的上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我曾在深夜探访过你，你站在阴暗的窗边，吸着烟，看着城市的上空。你看见那里空无一物。我贴在窗边，敲打着窗棂，一次又一次地呼唤你，你无动于衷。

5

我曾经这样无数次地呼唤你。你看见雪花纷纷落下，你看见夕阳余晖飘洒，你看见一束光线神秘缥缈地投进屋内。你的心里有幽密的悸动。你的耳朵听见非凡的声音。你不知所措，以为幻觉。在转身离去的时候，我微笑地看着你，进入那苦难的轮回，进入那滚滚红尘中的无常俗事。

你心中的门轰然关闭。我在生命的尽头敬候佳音。

6

你在哪里我都能看到你。我如影随形，你四处游走。当你在蛛网般的城市里欢笑游荡的时候，我在城市的上空早已凝视良久。

7

我只喜欢看你在转身的时候泪水适时流过脸颊。我尝过，那滋味难以忘记。

它咸得发甜。

第一章 麦田里的孤楼

1

我总感觉有人在看我。我可不喜欢这种感觉。

子夜的何为穿着一套皱巴巴的睡衣，站在窗前注视着夜空。那是一片晦色的天，没有月亮，也看不到星星。城市的灯火在远处辉煌，映照在那边天上，红光四溅，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欢娱。

过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指，在窗玻璃上呆滞地滑动着，圆圈、竖线、划痕、跑道……烟顺着玻璃飘摇直上，消失在天花板一带。他的唇有些干枯，像还没有来得及风干的尸体，剥离疏落。他吐出了最后一口烟后，又看了看窗外的天。

鲜红的舌翻滚着游移过来，像一场灾难将尸体覆盖。

夜很深了。

2

与此同时，在房间的另一角上，陈铁正在练习提肛。他陷在床窝中，手里无聊地摆弄着电视机遥控器。看上去，无所事事。但实际上，他那被牛仔裤紧裹的臀部深处正在强劲地收缩着。

……39、40、41……

陈铁的心里在默默地计算着。肾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干嘛嘛行。



这是一栋处于麦田中的孤楼。有一条土制的简易公路顺着楼边直直地通向城市。没有路灯,没有喧嚣的华丽。只有人车乱窜,尘土飞扬。当何为一个月前和那个出租房屋的中介商人来到这里时,他愣住了——眼前是一片极其广阔的麦田,而在麦田的中央却意外地矗立着一栋奇怪的楼房,一圈低矮的围墙将其孤独地围住。它立在那里,远远望去,就像一个超大型的稻草人。

何为却为此满腔地兴奋。在这个势利的时代,他准备去当一个作家。由此,他开始喜欢上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站在阳台的窗前,看见城市在远处,那里的上空正飘浮着一朵低压的乌云,并不断有变幻的烟雾扭曲着向那乌云飘去。他久久地凝视了一会儿,体验着若干时间后自己再次站立在这里的感觉。他确定了。他决定在这里写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回头凝视了房间一会儿,然后对那个看上去老奸巨猾的中介商人微微地笑了。笑的时候,中介商人暗暗地发现他的新住户嘴里缺了一颗牙。于是,他也慢慢地笑了。

何为其实是一个苍白清秀的人。照镜子时,他总认为自己是某个前世落寞的文曲星投胎转世。他非常满意自己的长相,恋恋不舍,且时而趾高气扬。

他的房间其实很小,最醒目的是一张双人床,你一走进来就可以看见它。然后是一台 386 的电脑。它被摆放在了墙角,小小的屏幕,笨重的外壳,一副猥琐落魄的样子。落地窗户反倒很大,几乎占了半堵墙,但窗帘很厚,看不见外面。只有在子夜的时候,这个叫何为的苍白色的男人才会拉开一道缝,向天空张望,乞求灵感的到来。

5

何为敲打着键盘。陈铁提着肛。
我站在狭小的厨房里,看烟熏黑了的半面墙。
夜很深了。

6

何为给自己的处女作取名为《爱不爱都寂寞》。他很满意这个名字,他想写一个关于爱情与生命的故事,以摆脱他心中那些不知何时涌来又无力离去的无穷无尽的折磨。听上去,这样的初衷真是令人疯狂。

我经常在子夜的时候前来看望他。他偶尔还能感受到我的存在,但他同样不确定,他试图用文字来掩饰他的焦躁与苍白。可他不知道,文字就是最厚的灰尘。那厚度足以将他覆盖。

7

丁零!
邮件发送者:小月。
邮件接收者:何为。

《上海今夜不眠》

当把玫瑰和巧克力变成套子时,当把甜言蜜语换成湿答答的吻时,当把阳光的温暖换成残月的引诱时,“炮友”给了人们一个漂亮而贴切的借口。寂寞依然是寂寞,孤单却越发地孤单。色即空。找个“情人”,自己什么都不留。

月色正浓,上海今夜不眠。



月色正浓,上海今夜不眠。何为在心里又默默地念了一遍,随手用一根鞋带扎住了自己乱蓬蓬的长发。扎好后,还有一缕长发斜斜地耷拉了下来。他用手理了一下,再理了一下,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徒劳地持续着。他又理了一下。

陈铁微微地开始发出呼噜的声音。何为仍端坐在电脑面前,脑中的沟壑百转千回。黑暗在四周缓缓地游动,蒙蒙中还隐约透着点幽蓝色的亮。那是电脑发出的微弱的光。电脑旁有一个蓝花的大瓷碗,碗里摆放着半张大饼。一只长须长脚的蟑螂沿着瓷碗的下端慢慢地游移着,小心翼翼。

暧昧是必要的。何为如此这般地给自己定位。网络那边的女人是他的绿洲,是他的入口良药,是他的红颜知己,是他写作路上唯一且必需的自慰器。

自写作生活开始一周后,何为便迅速地体验到了作家生活的不可预知性。麦田就像海洋,这栋楼就像一座孤岛,而我,则是这座孤岛里唯一的囚犯。每当何为坐在电脑前时,便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欲望总是从房间的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常常是在窗外阳光灿烂之际,他神色恍惚地望着四堵墙,脑中空空如也。宛如一个刚被判决为无期徒刑的犯人,久久地仍无法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

何为在看完小月的邮件后便准备睡了。他疲惫不堪,一晚上仅仅写出了二百字,还非常令他不满意。这直接打击了他想要立即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念头。凌晨五点,他终于决定离开电脑。他起身给自己点了根

烟,然后拿着一面镜子,来到窗前,一面看着即将发白的天,一面端详着镜子中的那张脸。最近他刚刚买了一本名叫《麻衣神相》的书。这让他对自己的脸多了一些深刻的认识。他细细地端详,试图能看出一些不同凡响的地方来。他仔仔细细地检查着,但除了那两撮不安分的鼻毛再一次突出重围试图另立门户之外,别的地方依然如故。尽管额头那两颗火红的疖子仍在醒目地告诫他,他的生活是多么地需要刺激和挤压。



夏日正午的北京,阳光如万千利箭,都快把陈铁射晕在东三环上了。三环上的车如同甲虫一般密密麻麻,空调声、发动机声、喇叭声……各种声响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喘息。陈铁所乘坐的那一辆老式夏利出租车车窗大开着。驾驶座上一个浑身散发着酱缸气息的中年男人此时目光呆滞,如僵尸附体。裆部附近也呈现了一种湿润后的龟状干燥,无色无味,直逼化境。陈铁斜着眼看了看他,发觉如同在与空气对视,于是,陈铁满腔的无名之火也只好软塌塌地陷了下来。

他掏出电话来,努着劲按出一串号码。手机被阳光晒得滚烫,陈铁就像拿着一个烫手山芋一般将它竖在了耳边。

“佩佩,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我现在被堵在三环上了。马上就到。”

“……”

“什么?今天下午就做?你怎么不通知我呢?”

“……”

“我手机没开?不可能啊。”

“……”

“我昨天一晚上都在何为那呢,手机开着呢……啊?你妈来啦!你等我啊,你一定要等我,你等着我啊!”

“嘀……”



“嘭！”

关门声刚落，就见陈铁像只跳蚤一般，飞奔进了东三环的车林火海中。烈日伴着无数发动机轰隆隆地运转扭曲着，像极了地狱里的烈火煎熬。火焰熊熊燃烧，而人群却寂静无声。只有那个僵尸般的中年司机此时却像头被人捅了一刀的种猪一般，“嘭”的一声关了车门出来，扯着嗓子站在东三环上大叫：“你丫他妈的还没给钱呢！小兔崽子！”声音穿透在光线里，被骄阳熏得七拼八落。远处的陈铁“嗖嗖嗖”地几下跳跃，直接消失在了东三环上。

12

在手术室的大门被徐徐关上的时候，陈铁一个箭步冲到了医院门前。他仿佛看见徐佩佩戴着手术帽，浑身的毛发被刮得干干净净，如慢镜头一般被推进了手术室。此时医院大门前那个巨大的钟表正好指向了午后两点。伴随着巨大的钟摆声，陈铁浑身大汗淋漓，双腿一软，仿佛医生的那一刀已经直接切中了他的心肝脾肺肾。他有预感，徐佩佩已经被那些臭男人给宰了。

这时，一只手猛地搭在了他的肩上。

13

“陈铁啊，我跟你说，我家佩佩没跟你之前可是个好姑娘。从小就学习好、身体好，看男的喊叔叔，见女的叫阿姨。大学毕业，漂漂亮亮。自从跟了你，烟也会抽了，酒也开始喝了，隔三差五的你们还吵来吵去。都挺大的人了，你在单位还大小是个领导，怎么就这么不会让着点。我早就跟我家佩佩说，让她找个年纪大点的，年纪大的男人会疼人。你看我跟你叔叔不就挺好的吗？”说话的人嘴皮子顿了顿，挥了挥手，赶走了一只讨厌的蚊子。“我可提醒你了啊，我家佩佩以后要是跟着你再受点

什么委屈,我皮都扒了你的!”

“啊?噢,噢。阿姨放心。我一定让着她,一定一定。”

陈铁缩在手术室门前的一角,头点得就像鸡啄米。走廊上唯一的一个空位被那个被陈铁叫做阿姨的女人霸占着。她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留到耳际的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俨然一个政工科的老干部。尽管年纪上来了,但风采可是一点都没丢。

陈铁埋着头,转着手里的烟,听着佩佩她妈一会儿发自肺腑,一会儿来自心灵的讲述。手术室门前乌泱泱的到处都是人,都是男人。这可是妇产科的手术室门前啊。

你们的精子全他妈有毒。陈铁蹲在地上恶狠狠地想着。手机动了。陈铁捂着口袋里被调成了振动的手机,对着老太太顺眉低笑着:“阿姨,您说得真对。我去厕所反思一下,回来你再给我接着上。”

14

“喂,你在哪啊,陈铁?”

“王大夫啊,我在医院呢。”

“你怎么跑医院去了?”

“我爱医院,我爱医院行不行?”

“哎,你不会是中了吧?”

“中你个头啊。别跟我这废话,有事快说,我正在手术室门前蹲坑呢。”

“今晚八点,‘男孩女孩’酒吧,极品。你爱来不来吧。”

陈铁习惯性地提着肛。在氨气十足的男厕所里推开一扇窗,点烟喘气。去还是不去,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在医院的上空,四处都飘荡着死去的人们。他们恋恋不舍,频频回首。我漂浮在半空,看着站在窗前吞云吐雾的陈铁紧锁眉头。

陈铁,男,28岁,北京某影视公司的制片人,外地人。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就像个死了娘的孩子一样在北京飘荡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一身光鲜的臭皮囊。我注意他很久了。他的前世很可爱,像我数世前饲养的一只小犬。你知道,犬通人性且忠诚。

它们唯一的毛病,就是滥交。

“佩佩,佩佩。”陈铁蹲在病房床前,如家养小犬一般,小声地叫唤着。

徐佩佩惨白的脸上毫无动静。

“护士,护士,你来看看啊,这都俩小时了,怎么还没反应啊,不会是麻醉药过期了吧?”

一个正在横向走动的胖护士拧着腰过来溜了一眼,从鼻孔里喷了两股烟出来,走了。只有佩佩她妈捂着嘴,紧趴在佩佩的床前,刚才慷慨激昂的样儿现在全蔫了。“我家姑娘遭多大罪啊,我家姑娘遭多大的罪啊!都是你这浑小子害的,都是你害的。老娘要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呜呜……”

“阿姨您别急,您千万别急。您要是再有什么事,我这还不得全面崩溃啊。佩佩肯定没事的。您放心。不行我就做您干儿子……”

“你……”

“吓!吓!”

从佩佩躺着的雪白床单下,接连传出两声类似于放屁的声音。陈铁和他的准丈母娘愣是对视了一眼,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佩佩双目微微地睁开了,手指也微微地蠕动了一下。这时,病房门前一个肥大的白衣身影一闪即过,转瞬便听见走廊上响起那护士的声音:“207号床,病号徐佩佩放气了!”

17

傍晚的北京下了一场雷阵雨。来得迅猛,走得突然。没一会儿,火烧云也起来了。这时的长安街上奇迹般的路人稀少,空气清透爽极。

“这(下雨)炮打得真叫一个爽!”年轻的哥按捺不住心中惬意,仰着脖子冲后头嚷嚷着。话音未落,只见这时从后座上起来了一个胖子,似乎是想搭腔,可看样子又不像。他眉头紧锁,嘴努了两次,小眼都快挤成了一道缝,到了缝隙紧密得都快看不见的时候,嘴却松了下来,空空地啊了啊,可马上又倔强地努了上来,腮帮子也涨得通红,终于说了一句:“是……是……是啊。”宛如便秘。原来是个结巴啊,的哥想着,呵呵,还真没看出来。的哥乐了,一脚油门下去,决定再逗逗他。

“师傅您是去哪啊?我这一哆嗦竟然忘了嗨。”

“去……去……去……”

半晌没声。

“您倒是去哪啊?说话啊您。”

“去……去……去……去你们家!”

“嘿!瞅你这怎么说话的呢?去我们家干吗啊?”

“少废话!东直门外斜街。”

的哥一想,怎么又不结巴了呢。扭头一看,胖子怒目圆睁,举着手机紧贴耳际,口齿清晰得很。

咦,什么怪人啊这是?

18

王大夫,本名王明。因为他长期爱好给姑娘看痔疮给男人看手相,便得了个“王大夫”的绰号,本名反倒是没人记得了。他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拿着手机说话比说相声的还利落,放下手机张嘴就结巴得不行。故也有人戏称他为“手机王”。北京人,二十七岁,男,身高一米七二,体



重八十七公斤。

对,没错,是个球。

19

火烧云的北京傍晚,像极了雨后清爽的乡村小景。没有人会记得昨晚的梦境,仿佛一切都是如此地真实。不知道城市那一边的风景如何,也不知道……

傍晚时,何为穿着他那套宛如病号服般的条纹睡衣孤零零地坐在楼下的小区杂草旁发呆。正处于狂热作家梦中的他习惯于把看见的一切在脑中迅速地形成文字表达。他敏锐地感受着四周的气场,可放射出来的第一反应却是一排排黑糊糊的方块字。

他似乎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尤为满意,所以他在杂草旁比平常多待了十五分钟。他每天的时间是这么安排的:每天下午三点起床。三点半沐浴更衣完毕后,叉着腿蹲到电脑前的靠背椅上,写作至黄昏六点半左右。然后下楼进食,一张大饼或是一碗泡面。七点准时上楼。从七点到夜晚零点之间他有计划地阅读书籍、翻阅资料,想想接下来的写作大纲,或与若干不得不联系的人短暂联系。当然,偶尔也看看电视娱乐一下。但当零点钟声准时敲响的时候,他立即如新魂附体,重新坐到了电脑前面。自此,写作时间一直持续到早上七点。

看上去他对今天下午生产的文字格外满意。晚上八点多的时候,他坐在电脑前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欣赏着自己的成果。主人公终于出场了,方式与语言都令他欣喜不已。他不由自主地以为上帝开始紧握他的手指。当然,还连同鼠标。

何为《爱不爱都寂寞》小说开篇:

大作家罗小二今年三十二,北京土著,住在京东偏北的一处医院宿舍里,那还是他母亲早期的房子。他母亲原来是那家医院里的

一名护士,后来得了癌症。这些年下来一直在吃药,医院看她可怜,每月便补助一千二百块钱给她。罗小二的父亲看见老婆这样,儿子又是那样,受不了压力,一天天没亮的时候躺三环路上给车轧没了。老伴死后,罗小二的母亲便干脆搬回娘家住了,药也不吃,整日混吃等死,闲来打打麻将,叼着烟张嘴就喊胡,那口水能飘三米多远。

罗小二每个月月底去看他母亲一次,去了也不说话,绕着他母亲的麻将桌转圈,转够三圈就直接去他母亲床上拿钱,一拿一个准,不多拿,每次只拿六百,意在跟他母亲对半分。拿了钱之后,就立即转身去胡同口的银行交电话费,每个月电话费也不多,四百来块钱。交了费,再转两趟公共汽车,一个719,一个603,直接坐到东四环开外的姚家园那黑屋子里去了。

罗小二每天基本都挂在网上,他是一家文学网站的常客,网名就叫“大作家罗小二”。他对这个名字是很在乎的。有时有人打电话过来找罗小二,他往往会先怔上半晌,然后对着电话义正词严地说,这里没有罗小二,这里只有大作家罗小二。请问你找谁?

罗小二逢人便说他喜欢吃米糊糊。他在网上经常这么说,说多了,他自己也以为是了。实际情况是每月的六百块钱除了交电话费,剩下的再买些纸笔,为他的《拉屎力量书》做宣传之外,剩下的就只够吃米糊糊了。尽管吃得他脸色发绿,但精神却出奇地好,看来精神是真能养活人的。

曾经有一个女网友在他的精神鼓噪下,来看过他一次。在此之前,他们聊了足足八个月。知晓那女网友要来的那段时间,罗小二去卫生间的次数明显减少了,经常是面孔发绿地坐在电脑前,两手跟鸡爪似地来回疯狂地敲打,直到关了电脑上了床,罗小二仍然像个失了魂的鸡似的,蜷曲身子浑身抽搐地发着鸡瘟,胸口使劲地向内拱,头还一甩一甩的,只有手指还有意识地往下勾着,掏米似的往被窝里运动收缩,一宿要掏上好几十斤。

那女网友最终打了五十块钱的车来到这里(罗小二出于某种奇怪的心理拒绝了该姑娘在肯德基或麦当劳等速食餐厅聚会的要求),顺着罗小二给出的路线图,流淌着咕咕热情来到了罗小二家